



## 舊時天氣舊時衣

文／李建樺

趁著幾天的假期，把衣櫃做一番整理。看著空間日趨狹隘衣櫃與幾近爆滿的衣服，我知道是該把些衣服淘汰掉的時候了。當下雖然決定這麼做，但是除了幾件已經擱置很久、袖口領口已鬆壞不復再穿的以外，大多數的衣服都讓我躊躇不決。每個印花圖案，都波墨著過往的經歷。記憶的砝碼，左右著丟與不丟的天平；情感的牽繫，拉鋸著留與不留的心念。倒不見得是衣物本身的貴重與否，而是沾粘於上無形的回憶。每件衣服都有一個故事，足以令我低迴品味許久，彷彿回到原先的時空.....。

揣了件深灰色羊毛長大衣，當初購買價錢打對折後大約六千元，對一個學生而言價值不菲。風格簡約，落落大方，禦寒保暖的功能自然不在話下，而且沒有太多複雜的設計，這是我結拜大哥在2000年送我的耶誕禮物。他知道我喜歡極簡風格的東西，剛好那年冬天的冷冽空氣適合這樣的材質，顏色亦不落俗套，所以便選了它送我。

我是獨子，沒有兄弟姐妹，手足之情對我而言向來十分陌生。求學路上，當然也曾交了幾個很貼心體己的好友（至今仍有持續聯絡），但要說上情同手足，卻也有段距離。能談談心事、一起唸書、一起玩樂，有過孟不離焦、焦不離孟的時候，雖說感情很好，也可以沒有任何秘密，但還是少了一份親人的感覺，直到大二那年在社團遇上我現在的結拜大哥為止。我想，這是人跟人之



間相遇的緣份吧。跟大哥並非初識便一拍即合，但漸漸相處後，卻是越來越契合。

大學時候參加的是服務性社團，如同一般人的認知，我們在學期中要忙教案、學期末出去帶國中國小的營隊。大二下學期，我們各自接了社團的主要幹部，適逢二下也是各學系課業最繁重的一個學期，所以，我們常在社團活動與報告考試的夾縫中求生存。印象很深的是，下學期也是社團最忙的時候，從二月底的招生、三月中的台大杜鵑花節、四月的平服教案製作、五月初的台大藝術季、五月底社慶、六月底出隊，中間夾雜著兩三週一次的社團課程及各種聯繫感情的社團小活動（出遊、聚餐等）。於是，在那麼密集的社團活動之下，原本不大相關的兩個人，就這麼被湊在一起了。

常常，可以看到我和他在台大男八宿舍的餐



廳挑燈夜戰想劇本；常常，可以發現我和他冒著風雨騎車去購買活動材料；常常，可以發現我和他在我家的電腦桌前敲著隔天的會議流程；常常，可以看到我和他中午在社團教室來回奔波地招呼新進的社員。當然，在期中考那一週，也可以在總圖自習室看到我們抱著幾本原文書跟筆記挑燈夜戰，只希望平時無暇唸書的這對難兄難弟，隔天的考試能夠順順利利。突然覺得大二大三這兩年，我還能 ALL PASS 真的是太神奇了！

曾有人說，男孩子重色輕友，不如女生的手帕交，談戀愛後還能熱切聯絡。但我跟大哥可不是這樣。大三上學期初，無巧不巧，我們幾乎同時交了女朋友，開展一段感情，而對象均是社團小我們一屆的學妹。並沒有一味栽進愛情漩渦而忘卻了哥兒們，反而，常攜伴共同出遊擴大交集。由於另一半都是社團的成員，於是我們待在社團裡的時間也就更長，我和大哥的「革命情感」也就更加緊密。

他是個對兄弟、對情人都沒話說的人。對我這個弟弟的包容與體貼。我想血親也不過如此吧。那時的我總不大成熟，不但戀愛都談不久（一直到大三那年，才遇到一個在一起三四年的女朋友），面對社團與課業的壓力也常找不到適當的宣洩的方式，無意中，許多脾氣便也出在大哥身上。其實他比我大不到一歲，但成熟度卻遠高於我。遇上我情緒低沉時，他總先把女朋友送回家後，再騎車載我去海邊兜風，舒展疲倦的身心。或者，就買一手海尼根，在台大總圖前面的草坪邀月對酌，長空下臨風談天說地，那瞬間，社團與課業的煩惱真的拋至霄漢之外。那段時間是自我成長的重要時刻，很感謝有他的陪伴。

在他生日時，爲了送他一份大禮，我搜索枯腸，絞盡腦汁，總算讓我想到了。我花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，到國家圖書館蒐集從他出生以來每年生日的報紙頭版。再買一本風格獨特的筆記本，將每年9月11日的頭條影印下來後貼在每頁筆記本的左頁；而右頁則是寫上我對他的祝福及些許感性的文字。完成這個浩大的工程後，我在封頁寫上「女朋友可以有很多任，但是大哥只有一個。」，在封底則寫上「同榮共辱，不離不棄。」這是兄弟間的承諾與驕傲，自此，我再也沒有和誰結拜過，因爲在我心裡就這麼一個大哥。

千里搭長篷，天下無不散的筵席。如蘇軾所說，人生就如飛鴻雪泥一般，聚散總是如此匆匆。我研二上學期，他離鄉背景遠赴重洋至美國聖地牙哥留學進修。照他的說法，應該是得到碩士學位後會繼續攻讀博士，畢業後便待在美國生活。很巧，相隔不到一年，和我在一起將近四年的女友也至美國洛杉磯求學。一年之內，兩個對我而言都很重要的人相繼飛出台灣。「不應有恨，何事長向別時圓？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此事古難全。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」兩地相隔，何止千里？蘇軾對弟弟子由的殷切思念，突然間我全懂了。那一陣子，有一種很深很深、無以名狀的寂寞感.....。

撫著這件大衣，相同的感覺沁入心腑，有一種像當初那樣發自心底的悵惘。這次放假遇上寒流來襲，宛若2000年耶誕節的冰冷。拿起刷子，輕輕地刷掉毛屑與灰塵，重新把它穿上，但不知爲何，這件大衣變得好重好重.....。

（作者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第一訓練中隊）